

楔子

你又在驟起的風暴中向我走來，
用陰雲的顫抖塞滿了我的天空。
太陽昇起，星辰消逝；
道路的紅跡吞沒在雨霧之中；
隔水傳來了風的怒吼。
不時的陣雨，像幽靈的手指，彈著那看不見的琴弦。
喚醒了黑暗的音樂，以共鳴的顫抖來襲擊我的心。

——泰戈爾

盛夏悶熱蒸騰的空氣，在滂沱大雨中，被狠狠地沖刷殆盡。毫不留情降下的雨水模糊了整個世界，黑暗之中，僅剩路燈的微弱光芒，冷冷地投射在已成汪洋一片的地面上。

「你告訴我啊！」
痛徹心扉的吶喊，迴盪在大雨之中，被打落得支離破碎。
即使已碎裂得不完整，還是一字一句重重地撞擊他的心。
「你告訴我，我應該要怎麼做……」
紅色的操場跑道上，頹坐著因激動而顫抖的身影，和脆弱不堪的靈魂，承受著大雨無情的煎熬。
不要再用那麼痛的聲音質問他，讓他也感受到不願再回憶的痛……
「我做不到嗎？我做不到啊……我要怎麼做，才能……」
沉痛的話語被沒入雨聲之中，在糾結著雨痕和淚痕的玻璃鏡片下，是令人心疼的面容。
總是給人溫柔印象的雙手，此時有如無助的孩子，緊扣著他的腰際不肯鬆開，也徹底地拉扯他的心……

「求求你，告訴我……」
如果自己伸出手擁抱了這傷痕累累的身軀，是不是也必須再次擁抱已經遺忘的痛楚？
是不是必須再次面對那整個生命被撕裂開來的折磨？
是不是必須再次接受，自己只是個逃避者的現實……

第一章

夏日微熱的薰風鑽進百葉窗的隙縫，帶來令人不舒服的溼黏。
「唉……還是開冷氣好了。」
嘆口氣，衛可風還是屈服於自己不耐熱的體質，放棄享受夏日微風的美好幻想，關起面向操場的窗戶。
「咦？冷氣遙控器到哪去了……」
來到這間學校的醫務室才第二天，除了知道電燈開關和常用藥品的位置，其他還有待慢慢摸索。

不……嚴格說起來，今天應該算是上班的第一天，因為昨天晚上他只是跟著前任校醫來看看新的工作環境罷了。

而所謂的前任校醫，其實是他的「前男友」，現任的「好朋友」……就是那種寂寞時會分享體溫的「好朋友」。

「好熱……」

暫時找不到冷氣遙控器的衛可風，只好解開頸間的襯衫釦子。為了給學生良好的第一印象，他還特地穿得中規中矩，沒想到，一整天下來都還沒有人「光顧」醫務室。

不過，這應該是好事吧？

終於，在醫務室的某個角落，他發現了冷氣遙控器，解除了他免於被熱死的危機。

「啊……得救了……」

衛可風不顧形象地跌進沙發，牆壁的另一邊不斷傳來球鞋摩擦地面、各種球碰撞的聲響。

他這才想起來，這間位於社團大樓內的醫務室，其實就在室內體育場的隔壁。

之前就有耳聞，這間大學對於學生的社團活動和運動風氣相當重視。

禁不住好奇心的驅使，他輕輕將窗簾拉開一道小縫，一探究竟。

「是排球……」

腦海中出現一段熟悉的畫面，和眼前看到的景象交錯，但自腳底開始蔓延的惡寒，阻卻了他的回憶。

衛可風露出苦笑。和前男友交往時雖然不太愉快，但那傢伙的確還滿了解他的，對方早就說了，把他安排在體育場旁邊，說不定是一種折磨。

「這麼認真……現在才八月吧？竟然這麼認真的在練球，這些孩子不用放暑假的喔？」

看著在球場上奔馳的年輕身影，他回想起自己的高中時代，雖然距今也有十年了。然而，他和排球的緣分似乎一直無法切斷，在前一所任職的私立高中，他也認識了一個在排球隊擔任隊長的年輕男孩，只不過……

當那血紅的記憶在腦海裡復甦，他就有一種快要嘔吐的衝動。

用力搖搖頭，企圖把一直想努力遺忘的畫面從腦海中驅逐，他重新將目光凝聚在球場上。

在一大群男孩子當中，有個高大的身影特別引人注意，即使只是排在人群中練習一般的長攻，但他就是比別人都醒目。

個子雖然高，卻不會妨礙他跳躍時的靈敏度，起跳、揮臂、躬身……所有動作一氣呵成，打點高，力道也夠。

每次他擊球完畢之後，大家就會為他大力鼓掌，雖然從他和其他人相處的氣氛和態度看來，他還不是隊上的中心領導人物，但依這小子的潛力，在不久的將來，應該會成為隊裡的靈魂人物吧！

修長結實的四肢，寬闊的肩背……

可惜的是，這個高個兒戴著眼鏡的臉孔太過溫和，雖然距離還很遠，看不清楚對

方確切的長相，但在他的標準中，只要是戴眼鏡或長相斯文的男生，就會自動排除在外。

衛可風無奈地嘆口氣。或許這就是自己總是遇人不淑的原因。

他早就對自己的性向有自覺，也知道自己的長相和條件都算相當優異，但他也不曉得自己為什麼總是被壞男人吸引，過去幾任男友不是痞子就是流氓，還遇過後來被抓去關的大哥。

最糟的是，他好不容易遇到一個有相同職業，看起來也比較正經的男人，後來卻發現，對方已經結婚生子了，而這個可恨的傢伙，就是介紹他到這間學校工作的前任校醫兼前任男友。

衛可風苦笑著。他對於自己的將來早就不抱期望，像他這樣的人，或許早就失去獲得幸福的資格了。

就在這時，在所有人當中顯得特別格格不入的男孩閃入視線，扣球的時候全身自然散發出一股狠勁，俐落的短髮，矯健的身軀，堅毅的側臉充滿了暴戾之氣……這正是他喜歡的類型。

不過，對方擊球的準度似乎還不太夠，球直直地朝場外的某個人飛去。

「小心！」球場上響起一陣驚呼，但還是晚了一步，站在場邊的一個男生被狠狠擊中，痛得捂著頭呼天搶地。可現場的情況非常奇怪，除了剛好在他身邊的人趨前慰問受傷狀況，大部分的人都只是在原地靜靜地看著。

而始作俑者，臉上卻浮現陰冷的微笑。

看來，他並不是準度不夠，而是太準了。

好不容易恢復神智的男生怒吼著，「你這傢伙！」便不顧其他人的阻攔，氣沖沖地衝到那張冷若冰霜的面孔前，掀起對方的衣襟，想替自己討個公道。

然而那張處變不驚的臉上仍舊掛著冷笑，嘴裡不知道說了什麼，讓前來算帳的男孩更加怒氣沖天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開始不斷地吐出咒罵。

沒想到，這麼一個平凡的挑釁動作，卻讓那張冷靜的臉瞬間失控，渾身散發著狂暴的氣息，怒不可遏地掄起了拳。

「不會吧……」

衛可風緊張地盯著場上的一舉一動，就在關鍵時刻，終於有人挺身而出，阻隔在一觸即發的兩人之間，但失控的拳頭已經毫不留情地揮下。

「啊！是高個兒。」衛可風不自覺地低呼出聲。

挺身而出的高大男孩因為身高差距，只被擊中下巴，不過正面迎上衝擊，還是讓他的眼鏡飛了出去，其他原本袖手旁觀的人也一擁而上，擔心地上前探看。

當衛可風還想仔細看清楚接下來的情況時，所有人的目光突然朝醫務室的所在位置投射而來，就像被抓到的偷窺者，他下意識拉攏窗簾，回到自己獨處的空間。

「冷靜下來，被看到也沒什麼關係吧？我幹麼這麼緊張？」

調整自己的心跳及呼吸，衛可風要自己冷靜地坐回椅子上，沒過多久，就聽到敲門聲，他趕緊清清嗓子，應了一聲「請進」。

「您好……」斯文的臉上架著歪斜的眼鏡，看起來雖然狼狽，卻還是保持彬彬有

禮的態度。「請問龐醫生在嗎？」

「龐醫生已經辭去校醫的工作了，我——」

衛可風還來不及介紹自己，另一個口氣粗魯的聲音緊接著闖了進來。

「那個死老龐，要走也不會講一聲！」

在高大的身影背後跟著的是引起爭端的男孩子，而因為他受傷的高個兒，語氣淡然地提出勸告。

「阿峰，不要在新校醫面前說這種話。」

努力推著鼻梁上殘破的眼鏡，下巴有些紅腫的高個兒謹慎地觀察著四周，最後來到衛可風面前坐下。

「您是……衛醫生吧？麻煩您了。」

游移的視線似乎注意到了桌上寫著稱謂和名字的立牌，衛可風也禮貌上地回應

「哪裡」，仔細端詳著對方的傷勢。

「是有點腫……張開嘴……嗯……」

拿起藥水塗上破皮滲血的地方，他才發現這個高個兒就跟他嚴謹的外表一樣，擁有一口整潔白皙的牙齒。

整個上藥過程中，在誰也沒說話的緘默氣氛下，有人開始沉不住氣。

「好啦！對不起啦！是我害你受傷的，可是你幹麼衝進來挨打？」

即使聽起來頗有愧疚之意，但那依舊逞強的語氣，讓張著嘴等待上藥完成的高個兒只能無奈地望著他，一句話也無法說。

「我知道你要說什麼，我早就看那個傢伙不順眼了，只是趁機教訓他一下。」

「再怎麼說，他都是我們的學長。」嘴巴恢復自由，高個兒也開始回話。

衛可風裝作很有職業道德地動手進行傷勢的簡單處理，其實拉長了耳朵聽著兩人的對話。

「不過是個失敗的喪家犬，還老是要找我麻煩。」

「你也要想想他的心情啊！畢竟你已經佔了上風，就不要跟他計較了。」

高個兒說著成熟合宜的話語，但遭到毆傷的地方卻開始疼痛，臉部稍微扭曲，衛可風不由得擔心地問了聲，「你還好吧？」

「還好，謝謝您。」高個兒不改他的彬彬有禮。

其實仔細看，這個高個兒的笑容也滿討人喜歡的，不過，仍舊不是令他心臟狂跳的那種。

醫務室中不再有對話，衛可風順利地完成了手中的工作。「過兩天下巴可能會開始淤青，絕對不要伸手去揉。」

「好的，謝謝。阿峰，走吧！我們回去練球。」

「同學，你們是什麼系的？」看著兩人即將離去的背影，衛可風沒有多想便喚住了他們。

雖然兩人同時回過頭來，但其中一人臉上有著毫不掩飾的不耐煩，開口回應的還是高個兒。

「我們是哲學系的，暑假過完就要升三年級了。」

「哲學系啊……真特別。」儘管嘴裡客套地這麼說，但衛可風暗自覺得這個系裡應該有很多怪人。

高個兒則是回以超乎年齡的成熟笑容之後，說了句「我們先走了」，便快步離開，醫務室再度恢復夏日午後的寧靜。

「三年級啊……真是年輕的孩子們……」

雖然不是自己喜歡的類型，但那早熟的笑容還留在他的腦海中，揮之不去。

清理著桌上的棉花棒和雜物，衛可風嘆口氣，決定將一切丟進垃圾桶裡。

「叫我老龐？！絕對是向峰那個臭小子！」

看著這個衣冠楚楚的大男人氣得吹鬍子瞪眼睛的樣子，衛可風就覺得好笑。跟那些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小夥子比起來，他們當然不得不服老。

「原來他的名字叫向峰啊？」

「對喔！我差點都忘了……」龐奕翔饒有興味地看了他一眼，輕啜一口手中的透明調酒。「那個孩子完全是你喜歡的類型嘛！」

「喂！我才不會對年輕小鬼出手咧！」

男人心智年齡的成熟度本來就和實際年齡有一段差距，他從來就偏好具有成熟氣息的男人。

「算你還有點良心。不過，既然連阿峰那小子你都認識了，應該也看過匯森了吧？」

「誰啊？」皺起形狀姣好的眉，衛可風對這個陌生的名字一點印象也沒有。

「徐匯森啊！他跟阿峰總是形影不離，長得很高，戴眼鏡，看起來斯斯文文的。」

「高個兒啊！」那過度早熟的笑容，似乎又從垃圾桶裡被撿回來了，衛可風不置可否地聳聳肩。「是見過了，所以呢？」

「所以呢……」龐奕翔極富成熟魅力的俊臉湊了過來，在他耳邊低語，「雖然阿峰的外表是你喜歡的型，不過就身體來說的話，匯森絕對最合你的喜好。」

「真是夠了！」衛可風受不了地推開他的臉。這個男人大概到老死都不會改變他輕浮的個性！「我說過了，絕對不會對學生出手。」

「有機會的話，你何不用自己的眼睛去確認一下我的話？」

「閉嘴啦！」衛可風差點就被這個講也講不聽的痞子給激怒，「如果他們知道你是用什麼眼光看待他們的話，心裡一定會很不舒服。」

「所以我絕對會掩飾很好的。」

「是啊！你真的很會掩飾。」掩飾自己已婚生子的事實，欺騙了他的感情……

聽到他意有所指的數落，龐奕翔老練地趕緊轉移話題。

「話說回來，新環境還好吧？會不會不適應？」

「不適應倒是不會，只是我還是常常忘記東西放在哪裡。而且，這個學校的女生好多……」多到沒事就往醫務室跑。

嘆口氣，他不是討厭女生，只是不知道怎麼和她們相處，女孩子嬌俏的動作和軟綿的話語，往往讓他不知所措，尤其是輕易地將「喜歡」、「愛」掛在嘴邊，總是

勾起他不好的回憶。

「慢慢適應就好。」低沉嗓音即時將他拉回暈黃燈光的吧台上。「到了新環境，開始新的工作，就趕快把過去的事情忘了吧。」

「是啊……」可以的話，他也想趕快遺忘，不想再從惡夢中驚醒。

「不過，你的運氣也真差，第一個工作沒做多久，就遇到那種事情。」

一旦提起他努力逃離的悲劇，沉重的心情壓得衛可風低頭不語。

眼看氣氛越來越低迷，龐奕翔趕緊擠出微笑，從紙袋中取出一本精裝書，遞給他。

「對了，雖然還有幾天，不過我想我們見面機會也不多，先給你吧。生日快樂！」

「謝謝。」衛可風報以感動的真誠笑容。

雖然兩人當初是在最惡劣的情況下分手，不過話講開來後，還是可以單純地當朋友。無法否認的是，這個輕浮又花心的男人，的確是了解自己最深的人。

「送我書啊！真不像你的風格……」他仔細地看了看印刷精美的封面，露出了苦笑。「泰戈爾全集……你還記得啊？」

「那當然，算是我小小的補償吧，雖然我還是不懂你為什麼會喜歡泰戈爾的文章。」

兩人還甜蜜的時候，龐奕翔就很清楚他每晚都要閱讀一兩篇文章才就寢的習慣，而他最愛的《泰戈爾全集》就放在床頭，但兩人爭吵分手的那天，那本書就在一片混亂中犧牲了。

過往的愛恨糾結重新浮上心頭，但衛可風很慶幸現在的他已經可以淡然地一笑置之。輕撫著色彩柔和的書皮，他輕輕地翻閱著紙質不錯的書。

「為什麼喜歡啊……我也不是很清楚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……」

書裡對於愛情的描述，多半經過優雅的文字雕砌，對自己而言，說不定是一種諷刺。

「如果它只是片刻的歡樂，它就會在悠然的一笑中綻成花朵，而你就能在剎那間看到它，領會它……」他輕讀出聲。

所以，愛情並非只是片刻的歡樂，也無法在剎那間看到和領會嗎……他果真不懂。他所體會到的愛，都太沉重了。

「別搞得那麼複雜了，做人實際點好。」

龐奕翔修長的手指撩弄著他的後頸，衛可風非常熟悉這個動作所暗示的意義。

「怎樣？今天你想要體驗『實際的感覺』嗎？」

這就是有「好朋友」的好處，在寂寞或有需求時，可以互相慰藉。不過不知道為什麼，他今天沒有那個心情。

衛可風自嘲地想，大概是在學校裡待久了，誤以為自己也可以變得純潔一些吧。

「今天還是不了，喝酒的話我倒是奉陪。」

「今天的你實在不像我認識的那個衛可風。」龐奕翔爽朗地笑著，將杯裡殘留的酒一飲而盡。「不過壽星都這麼說了，我就捨命陪君子吧！」

是啊！別那麼複雜了，這種糾結的情緒，還是浸泡在酒精裡，一口氣灌進口中就好。

只不過，在酒精的麻痺效果結束後，隨之而來的往往是無窮盡的後悔。

「頭……痛死了……」

頭彷彿就要從太陽穴開始裂開，衛可風知道自己一直引以為傲的帥臉，現在一定皺得非常難看，宿醉真是要了他的命。

「衛大哥，你還好吧？」

「到底誰才是醫生啊！哈哈……」

又是一個被女孩們包圍的日子，衛可風要自己硬是擠出校醫專用微笑，面對這些純真無邪的孩子們。

「只要妳們身體健康，我就不用這麼頭痛了。」

「哎呀！身體健康就看不到你啦！」

「你怎麼都不懂我們的苦心啊！」

女孩們銀鈴般悅耳的笑聲，現在聽起來全像用指甲刮黑板的聲音，讓他的頭痛更嚴重了。

「好啦！人已經看過，藥也上好了，沒事就回去上課吧！」

「啊——不要啦……」

雖然嘴裡抱怨著，但在衛可風的堅持下，女孩們只能心有不甘地離開。

這樣的情形，一天總要上演個好幾次，想起剛來到醫務室時，自己竟然還有閒情感嘆無人光顧或偷看體育場的年輕小鬼，真是不勝欵吁。

該去泡杯紅茶來犒賞自己一下，如果能有蛋糕該多好……

但是，現在他能拿到手的，就只有抽屜裡被橡皮筋綑綁的香煙。不行，不是已經下定決心要戒煙了嗎？

「叩！叩！」

才剛獲得片刻的寧靜，敲門聲竟然又不識趣地響起，衛可風大大地嘆著氣，還是讓自己回復到工作狀態。

「請進。」

「衛醫生，你好。」

熟悉的圓融笑容透過細框眼鏡，散發出柔和的光芒，衛可風突然間覺得心情好了一些。

「你是高……不，匯森是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或許是對於他為何知道自己的名字感到困惑，徐匯森瞬間露出遲疑的表情，卻仍維持著溫和的態度，踏進醫務室。「助教說，醫務室需要工讀生。」

「是啊！你就是系上推薦的啊？歡迎！」

初來乍到的自己對一切都還不熟悉，相當需要幫手，在龐奕翔的建議下，他透過哲學系辦公室的助教尋找願意工讀的學生。一方面是因為龐奕翔擔任校醫時，和哲學系的學生比較熟，另一方面，則是聽說哲學系的學生似乎比較多「課餘時間」。

「你的眼鏡修好啦？」

「是啊！雖然有點不好戴，不過畢竟用久了，已經有感情了。」

「還會痛嗎？」

「沒事了。」

衛可風抬起頭檢視他曾經受傷的地方，只剩下淺黃色的淤青。他也親眼見識到，這個男孩子真的長得很高，下顎的線條也很好看。

而他過度膠著的視線，被徐匯森有禮貌的詢問打斷了。

「醫生，請問我可以幫忙做什麼？」

「啊……那個……」暗自責備自己又抱有雜念，衛可風很快恢復鎮定。「等一下我們來清點一下這裡所有的東西好了，麻煩你把東西都搬出來，我們一起來做個紀錄，以後會比較清楚。」

「好。」二話不說，在衛可風的指揮下，徐匯森立刻開始動作。

不愧是有在運動的男孩子，動作很快，理解力和反應都極佳，根本不用多說些什麼，他就能把交代的事情都做好，整理和紀錄也都做得很有條理。

雖然兩人因為還不熟，沒有什麼對話，但衛可風開始感激哲學系助教賜給他這麼好的助手。

兩個小時一下就過去了，衛可風看了看錶，宣佈可以暫停今天的工作。

「你等一下還要去練球是吧？今天就先整理到這裡好了，你明天會來嗎？明天再繼續吧！」

「嗯……」徐匯森抹去鼻頭下的汗水，推推稍微滑落的眼鏡，輕輕地點著頭。「還有半個多小時才要練球。」

「那你要不要喝杯茶？我很會泡紅茶喔！」

衛可風自豪地推薦，因為工作完成度比預計順利，讓他心情大好。

徐匯森依舊只是順從地點點頭。「好的，麻煩您了。」

「那等我一下喔！」

衛可風拎著茶壺和茶葉罐走出醫務室。泡茶當然要用剛煮開的水，醫務室裡的飲水機味道實在令他不滿意。

還有，這時候，如果有蛋糕就更好了……

捧著茶香四溢的茶壺回到醫務室，卻發現一片寂靜無聲。

「什麼嘛！這麼快就睡著了？」

看著那麼高大的一個男孩子蜷在小小的沙發上睡覺，衛可風覺得他有些可愛。

放下茶壺，躡手躡腳地走近那發出輕微呼聲的身軀，俯視著年輕的睡顏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自己總是很喜歡仔細觀看別人的睡臉，再怎麼狂暴、不安，甚至邪惡的男人，一旦睡著，就會流露出不為人知的溫馴。

而看著這份安詳恬靜的自己，心裡似乎也可以變得很平靜。

「大概累了吧，等一下還要練球呢！還是讓他好好睡一下。」

難以完全修復的眼鏡滑落在鼻翼，明明是內雙的單眼皮，卻有濃密的睫毛，頭髮則像孩子般直順柔軟，微微閃爍著黑色的健康光澤，散落在額前。

雖然這人無法令他怦然心動，卻還是吸引了他的目光，這種感覺，應該算是為美

好事物駐足時的一種愉悅感受吧！

彷彿被自己滑落的劉海所打擾，沉睡中的睫毛開始輕輕掀動。

未經大腦思考，衛可風已經伸出手撥開擾亂這片安寧的髮絲，然而意識到自己脫序的行為後，卻已經驚擾了對方的安眠。

「我睡著了？真抱歉……」

可愛的睡臉瞬間回復成帶點禁慾味道的溫和面孔，徐匯森不好意思地坐起身來，但泛紅的臉頰卻掩不住他的窘態。

「沒關係，今天你應該很累了，喝點茶吧。」

「謝謝……」接過了茶杯，徐匯森只是意思一下地輕啜了一口，還是侷促不安的樣子。「我該去練球了，可以借裡面的房間換一下衣服嗎？」

「喔，好啊！」

衛可風瞄了一眼病床所在的小隔間，微微點頭，只見那高大的男孩立刻拎著背包躲了進去，迅速掩上門。

「不用這麼拘謹吧？真是的……」

不過是打瞌睡罷了，竟然讓他這麼愧疚，看來這個孩子的自我要求相當嚴謹。如果他願意，直接在這裡換衣服也未嘗不可啊！

不過就身體來說的話，匯森絕對最合你的喜好。

龐奕翔低級的言論又在耳畔迴盪，衛可風努力要自己不准想像門後的景象，灌下已經有點泡過頭的苦澀紅茶。

這就是身為一個世故成人的可悲之處，就算隱藏了在心中的不潔幻想，依然覺得自己的妄想會汙染了單純的靈魂。

第二章

「Out ball！」

自底線傳來的呼喊夾雜著笑鬧聲，徐匯森像個闖禍的孩子似地皺起眉，在心中暗叫不好。

「第幾顆了啊？你今天狀況不太好喔？」總是專心注意每位球員狀況的郭士綸也不禁開口詢問。「我還以為你是長攻機器人咧！沒想到你也會出包連連。」

「別提了！今天真是糟透了……」

嘆口氣，正想開口向郭士綸訴苦時，場邊的呼喚立刻制止了兩人的交談。

「匯森，阿綸！別再聊天啦！後面都大排長龍了！」

「喔！抱歉！」

一被社長責備，郭士綸趕緊回到舉球員的位置，準備替下一位球員舉球。徐匯森則垂頭喪氣地晃到另一邊的場地，開始排隊練習短線攻擊。

「喲！匯森，打起精神來啊！」

一看到社長來到自己身邊關切，徐匯森趕緊收起萎靡的表情，努力挺直背脊。

「對不起，我不會再出狀況了。」

「偶爾手感不好也是很正常的，別給自己太大壓力啦！」比徐匯森還矮了半個頭的社長，露出親切的笑容。「下個月我就走了，以後這個社團還要靠你們這一群三年級的撐起來呢，到時候的壓力會更大。」

在即將卸任的社長面前，徐匯森只能回以微笑。

九月開學後，考上研究所的社長，就會放下這裡的一切到他校唸書去了。下一任社長的人選，早就成為大家熱烈討論的話題，徐匯森也很清楚，自己被列入最熱門的前幾名。

「對了，你有機會的話勸勸阿峰那個小子吧！他只肯聽你的話。」

「他怎麼了嗎？」

「還能怎麼樣？他的態度實在令人不敢恭維，雖然他……」社長誇張地嘆口氣，加上聳聳肩。「好吧！我承認，他的球技的確是好得沒話說啦，但他真的很不懂事，老是跟其他人起衝突。你也知道，排球是團體合作的運動，他這樣的態度對一個社團或是一個隊伍的氣氛而言，並不是好事。」

「好的，我會試著跟他說說看。」

「拜託你啦！」拍拍徐匯森的肩，社長走到另一邊的練習場地進行巡視。

「怎麼？社長又在囉唆什麼？」

問題人物的聲音從背後傳來，徐匯森苦笑著回過頭去。

「還是老問題，你的個性太差。」

「他應該不是這樣說的吧？少唬弄我。」向峰伸了個懶腰，完全不把他的話放在心上。「剛聽阿綸說，你今天狂打 Out ball 喔？」

「是啊！」想起自己今天失誤不斷，無力感又開始爬滿全身。「我好像做了很丟臉的事，害我一直心神不寧。」

「你？你也會出糙？」

「怎麼連你也這樣說……」徐匯森嘆了口氣。難道在別人眼中，自己真是這樣一絲不苟的人嗎？「我今天去醫務室打工的時候，在那裡睡著了……」

「拜託！那種臭得要死的地方你也睡得著？」向峰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。「全都是藥味，我光走進去就想吐，你累了不會回社辦睡啊？」

「就是這樣才糗啊！醫生才說要去泡個茶給我喝，我竟然就睡著了……」想像自己縮在沙發上狂睡的樣子，徐匯森不禁微赧。「我醒了以後，發現醫生用很詭異的表情看著我，不曉得是不是因為我說了什麼夢話，還是打呼很大聲？」

「應該還好吧，說不定是因為你的頭髮翹起來了。」

「咦？真的嗎？」

「一點點啦！反正等一下就恢復了，你的髮質很好。」

「那倒是……」

徐匯森苦笑著想起學校理髮部阿婆的抱怨，每次去剪頭髮都會被她碎碎唸，說這樣的頭髮應該長在女孩子頭上。

「管他那麼多幹麼？你只是去打個工，那個醫生要是對你不滿，就會叫你別去了，就算不去也不會怎樣。」

「也對啦！」

對於自己為什麼很在意那位醫生的眼光，徐匯森也覺得不解。

「不過你竟然會睡著，難道醫務室的工作很無聊嗎？還是很累？」

「累是不會，應該是我自己球賽看太晚，才會想睡覺，而且醫生人還滿好的。」

「是喔……喂！到你了。」

在向峰的提醒下，徐匯森趕緊走到主攻位置站定，深吸一口氣要自己集中精神，不要再受到多餘情緒的影響，準備進行中間2號攻擊。

拋出球，注視著舉球員的動作，遵循標準的步伐和動作，完整且流暢地完成攻擊的每一步驟，球也在掌中發出振奮人心的悅耳聲響，落在三米線後。

在隊友們的掌聲和讚美中，他露出淺笑，向舉球員道謝之後，回到另一邊的球場繼續排隊。

「砰！」

突然間，如同示威一般，彷彿要將地面劈開的劇烈撞擊聲，重重地迴盪在體育場內，霎時間一片鴉雀無聲，沒有人開口說一句話。

只有無辜的球在三米線上高高彈起，再可憐兮兮地落在地面彈跳著，「咚咚咚」地發出受虐後的哀嚎。

雖然沒有掌聲也沒有讚美，但這寂靜到令人恐懼的氣氛，正無言地表達著所有人受到的震撼。

徐匯森迎上向峰得意中帶著挑釁的眼神，這就是他們之間亦敵亦友的相處方式，他們既是互相扶持的戰友，也是比較切磋的競爭者。

以前是身為初學者的向峰單方面地追趕著自己，現在，情況似乎有所改變了。

向峰攻擊時的強烈氣勢，永遠吸引在場所有人的目光，那天生的領袖氣質和帶動全場奮鬥氣氛的銳氣，是自己永遠也學不來的。

這樣的體認越是清晰，心中的鬱悶也就越加擴大……

絕對不會輸給你！

下定決心的徐匯森握緊了拳，迫不及待地排進等待練習的隊伍。

「誰來告訴我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衛可風覺得自己的宿醉好像持續好幾天無法恢復，望著滿滿一屋子的人，空氣似乎也變得稀薄起來。

「匯森學長，你在這裡打工喔？」

明明就是為了看他才跑來醫務室的，竟然還裝作不期而遇的樣子，女生真可怕。

「會不會很辛苦啊？」

怎麼可能會辛苦？妳們一天到晚來關切，疼他都來不及了。衛可風沒好氣的想。即使面對越來越多的女孩子，徐匯森斯文的臉上還是掛著溫和的笑容，話依舊不多，只是專注於手上的工作。

「醫生欺負你的話，要跟我們說喔！」

「喂！」連自己也被扯進去之後，終於受不了的衛可風不得不下逐客令。「妳們

到底來幹麼的啊？沒事不要來妨礙我們工作。」

「這麼兇幹麼？這樣我們不喜歡你了喔！」

女孩們用天真的雙眼撒嬌，即使知道她們是故意的，衛可風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。

「妳們不用喜歡我，少來這裡妨礙我們做事比較好。」

「好啦！好啦！走就走嘛！」

「匯森學長，下次再來看你喔！」

終於送走了活潑過度的女孩子，衛可風覺得自己比忙於工作時還累。

本來還慶幸來了個好幫手，沒想到反而招惹更多麻煩，那些慕名而來的女孩子不但塞爆狹小的醫務室，還吵得要死，原本就怕熱的他，常常覺得自己就要窒息了。

「真是要命……」

聽到他不斷地碎碎唸，一直溫和平穩的臉龐浮現愧疚之色。「抱歉，我想她們並沒有惡意……」

「你不用道歉啦！我只是沒想到你還滿受歡迎的嘛！」衛可風揶揄道。

「沒有啦……她們應該只是有在看我們比賽罷了。」

雖然誰都知道這不是真正的理由，衛可風也不打算為這種事情爭辯。

「你們好像練球練得很勤，是系隊還是校隊啊？」

「我們是排球社。」

「社團？」衛可風對於這個答案大感吃驚，他一直以為社團這種自發性的團體，應該是比較玩票性質的。「真不簡單耶！大家竟然都這麼認真地練球。」

「我們很喜歡打排球啊！所以都很努力練習。」

一提到排球，這個斯文大男孩的話就多了起來，掩藏在細框眼鏡後的雙眼也閃爍著耀眼的光彩。

突然間，衛可風想起了另一個男孩，也曾以如此熱切的表情向他訴說著自己對排球的熱情。

「排球真的那麼有趣嗎？」

「是啊！不過……也不能說只是有趣，雖然練球的時候很累，卻覺得很充實，也很有成就感。打球的時候就覺得很過癮，能跟大家一起打球也很愉快……總之，排球是我最喜歡的運動。」

最喜歡？

衛可風在心裡暗自抱持著懷疑的態度。年紀越輕，越能輕易地說出「最」喜歡什麼，「最」愛什麼，直到獲得更多以後，又會開始不滿足於自己所擁有的，當初的最愛宣言，簡直像個笑話。

「醫生打過排球嗎？」

話題來到自己身上，衛可風還是誠實地承認了。「有是有……」也曾經同樣深深地樂在其中，以此為傲。「不過我放棄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面對那雙率直的眼睛，衛可風竟然開始感到有些退卻。「不為什麼，就是不想打了。」

「大概是因為你還沒有那麼沉迷吧。那也沒辦法啊！」徐匯森聳聳肩，繼續整理手中的瓶瓶罐罐，兀自說著自己的感想。「真的喜歡的話，無論如何都會想辦法繼續打下去。」

「有些事情，不是自己喜歡做或想要做就可以做到的。」

雖然臉上在笑，但衛可風知道自己的心裡是苦澀的。那個男孩也曾經說過，能夠成為國手、成為教練，只不過到了最後，他還是選擇了最決絕的放棄方式。

「那應該是努力不夠吧。」偏著頭，徐匯森露出平靜的淺笑，卻隱含著滿滿的自信。「我還是相信，要付出努力才最實際。」

「你們這些小鬼懂什麼？有些事情是努力也沒有用的。」

覺得這樣青春無敵的純真自信有些可恨，雖然很不願意，但衛可風還是忍不住說出了重話。

只見徐匯森早熟的笑容染上一抹淡淡的尷尬神色，卻沒有一絲不悅。「或許吧！我是不懂……」

相較於這個大男孩平穩的態度，衛可風開始後悔自己的不成熟。

但是，他可以確定的是，所謂努力的極限，會徹底摧毀一個人所有的自信。

不過如果可以，他希望這個孩子永遠不會懂得這種痛苦，永遠不會經歷這段自我墮落的過程。

拉開抽屜，翻出皺巴巴的香煙盒和打火機，扯斷有如封印般的橡皮筋，他往門外走去。「抱歉，我出去一下。」

「醫生？」

將徐匯森的目光隔絕在門後，衛可風躲到無人之處抽出一根煙，迫不及待地將尼古丁吸進肺部，卻怎麼也無法撫平他自我厭惡時的焦躁。

「可惡！」

掌心的球和球網緊緊地黏在一起之後，隨著已躍下的雙腳一同掉落在地面，徐匯森發出了懊惱的低吼。

難得看到他面露慍色，其他球員只是面面相覩，並沒有多說些什麼。

「匯森，慢慢調整吧，下一球再加油。」

「嗯……」儘管嘴裡回應著郭士綸的關心，徐匯森卻深刻地體認到自己的身體已經失去控制。

從來沒有過這麼深的無力感，在心頭不斷張狂的焦躁，讓他失去自制的能力，無論多麼努力地嘗試，球就是打不過網，要不然就是飛到界外，狀況比前幾天還要糟。

「砰！」

又是那令人痛恨的聲音在身後響起，他卻再也不想回頭，不想看到那勝利的微笑對著快要放棄的自己示威。

感覺到手臂和肩膀的關節開始隱隱作痛，他發現自己的手臂快要不能負荷這樣一再失敗的嘗試，可是卻不甘心就此示弱，內心的掙扎比身體的痛楚還要令人煩躁。

「痛死了……」

越是想要做出強而有力的攻擊，就越是抓不住攻擊瞬間那稍縱即逝的感覺。或許自己正經歷著所謂的低潮期，他突然想不起來自己以前到底是怎麼打球的，想不起來該怎麼起跳，在什麼時間點抬手揮臂，也想不起來怎麼將球打進正確的位置。

「大家先休息一下，到這裡來集合。」

社長的呼喚聲迴盪在體育場內，雖然還想再多一點時間讓自己恢復應有的實力，但徐匯森還是按捺住自己的心浮氣躁，與其他球員在球場邊聚集。

「我有事想跟大家宣佈，不過大家應該知道我要說什麼了。」

快速地環顧所有人，社長臉上佈滿萬分不捨的表情。

「我要到別的學校唸研究所，以後就不能再和大家一起打球了。不過，大家不用擔心，新社長一定會帶領大家繼續努力的，那麼——」

幾乎可以聽到所有人倒抽一口氣的聲音，徐匯森看著社長沐浴在眾人熱切的注視之下，緩步走向自己。

「匯森，社長的重大責任就交給你了，希望你能好好加油，繼續把我們的社團帶起來。」

「好的……」

在眾人力表贊同的掌聲中，徐匯森強烈地感覺到頭頂的血管正快速脈動著，儘管早有耳聞自己可能接任社長一職，但真正被委以重任的那一刻，他竟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是興奮還是緊張。

然而，面對大家極力支持的態度，他還是以沉穩的笑容接受了這個重責大任。

正準備以穩定的心情迎接新的挑戰，社長卻接著說：「我想，匯森一個人管理整個社團，一開始應該是很辛苦的。」

聽起來似乎是體貼的話語，詭異的預感卻浮上徐匯森心頭，他疑惑地望著持續微笑的社長。

「所以，我想請阿峰幫忙擔任球隊的隊長，分攤訓練球隊的工作。」

這是什麼意思？

即使在場的所有人都可以明顯感覺到氣氛的詭譎，社長卻依舊熱絡地搭上兩人的肩。

「以後，兩個人要一起好好加油喔！排球社全靠你們了。」

這是什麼意思？

徐匯森困惑地望著他，腦袋裡嗡嗡作響，聽進耳朵裡的話化為無意義的文字，無法串聯起來。

這個意思是說，以他一個人的能力，還不足以擔任社長的職責嗎？

他身為領導者和主攻手的能力，終究還是比不上一直緊追在後，甚至已超越自己的好友……

醫生……

是誰？

醫生，今天好嗎？

是誰在呼喚他？模糊的視線中，只能隱約看到坐在窗台上的高大身影。

下一刻，高大身影從眼前消失，耳邊只剩下刺耳的尖叫聲。

「哇啊！」

衛可風驀地坐起身來，發現自己坐在一室黑暗中。

這裡是大學的醫務室，是他現在工作的地點，不是那所高中的保健室。

他痛苦地喘著氣，藉著從百葉窗透進來的微弱光亮，抬頭看看牆上的鐘，時針即將抵達「10」。

「可惡……怎麼又開始了？！」

苦悶地扶住額頭，他下意識地望向窗台，當然沒有任何人坐在那裡。但緊閉的玻璃上蒙上一層雨霧，他仔細豎耳傾聽，才發現外面不知何時已下起大雨。

「竟然突然下起雨來了。」

想著不曉得自己有沒有帶傘，衛可風站起來伸展睡僵了的身體。

與體育場僅隔著一層玻璃，昏黃的燈光穿過窗簾的縫隙，抓住了他的目光。

「排球社不是九點就結束練習了嗎？奇怪……」

走向淡色窗簾，他輕輕撥開了這層阻隔。

偌大的體育場裡隱約傳來球落地的聲響，卻一片空盪盪的，終於，在球場的一角，他發現了熟悉的高大身影。

「匯森？怎麼這麼晚了還自己留下來練習？」

衛可風困惑地皺起眉頭。過度練習對於運動員的身體來說並非好事。

而且，不知道是不是距離太遠，他總覺得徐匯森看起來和往常不同，不太對勁。

推開窗戶，他朝著那身影使盡全力呼喚。「匯森！」

對方似乎受到了驚嚇，侷促不安地回過頭來看著他。

「還不回家啊？練習過度的話，小心以後不能打球。」

明明只是醫生慣用的玩笑話，徐匯森那張表情溫和的臉龐竟驟地慘白起來。

衛可風還沒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情，對方已經邁開修長雙腿朝體育場外飛奔而去。

「喂！你要跑去哪啊？」

高大的身影瞬間消失在視線範圍內，衛可風趕緊轉過身推開醫務室的門，只看到在走廊上奔馳的背影。

「匯森！你去哪啊？」還來不及多想，他已經抬起腳步，跟著即將消失的背影拔腿狂奔。

「匯森！」

彷彿沒聽到他的呼喚，抑或是想逃離他的追趕，逐漸遠離的背影正全力朝仍下著大雨的操場跑去。

「匯森！」

衛可風不死心地開口呼喚，嘴裡灌進了雨水的滋味。

看著一直追逐著的高大身軀漸漸被雨霧吞噬，他開始覺得自己的手腳漸漸不聽使喚，再也沒有力氣追趕下去。

在他即將放棄的時候，他所追逐的人終於不再奔跑，而是像斷了線的人偶，頹然坐倒在被大雨淹沒的紅色跑道上。

看到他停止逃離，衛可風撐著僅剩的一絲力氣，拖著無力的身軀，趕到他面前。

「怎麼了？發生什麼事？」

「你說得對……」徐匯森依舊低垂著頭，在大雨中的聲音聽起來特別脆弱和苦澀。「有些事情，是怎麼努力也得不到的……」

「匯森？」

「我永遠也比不上他，永遠也追不上……」仰起的面容盡是難以言喻的沉痛。

衛可風的心頭一陣揪痛，他知道這個把所有都奉獻在球場上，相信自己能達到所有目標的年輕孩子，一旦體悟到自己的無力，只能瞬間崩潰。

他又想起了那一天，坐在窗台上的男孩用悲戚的表情說：「再也無法打球，跟個廢人一樣的我，就只剩下你了。」

「所以，我應該怎麼辦呢？如果怎麼努力也沒有用，那我到底該怎麼辦？」

不會有答案的，終其一生也沒有答案，除了接受事實，默默舔舐自己的傷口之外，沒有其他的辦法。

「你告訴我啊！」

即使是再痛苦的吶喊，還是無法改變事實，衛可風希望自己可以捂住耳朵，這樣他就不用回想起那種似曾相似的痛苦。

激動到不斷顫抖的身軀，看起來是那麼脆弱，令他無法直視，但是，如果自己視而不見，這個人是不是也會像窗台上的身影一般，從他眼前消失不見？

「你告訴我，我應該要怎麼做？我已經到極限了……」

第一次，那被玻璃鏡片覆蓋的雙眸閃爍著強烈的光芒，不甘、痛苦、懊惱，和掙扎……各種劇烈起伏的情感，糾結在溫和的臉龐，甚至多看一眼，都像被利刃劃過他的心。

「我做不到嗎？我做不到啊！我要怎麼做，才能被重視？才能被肯定？！」

偌大的雙手像尋求支柱似的扣住衛可風的腰間，他不敢掙扎，也不敢貼近，只能靜靜地聽著不斷劃破他的心的吶喊。

「求求你，告訴我……」

無力而低垂的頭抵在自己的腰際，他想要伸出手安撫這即將凋零的年輕靈魂，卻害怕一起承受那種面臨極限的滯悶，和不得不捨棄最愛時，那種從心底徹底碎裂的痛楚。

如果他擁抱了這傷痕累累的身軀，是不是必須再次擁抱那已經遺忘的痛楚？

是不是必須再次面對整個生命被撕裂開來的折磨？

是不是必須再次接受，自己只是個逃避者的現實……

最後，他伸出了手，緊緊環抱住依舊在沉痛低語中顫抖的寬闊雙肩，擁有同樣痛楚的兩人，被雨聲的喧鬧輕柔地包圍著。

你知道嗎？排球其實也是一種殘酷的運動，如果沒有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你就會被淹沒在人群之中。

似乎有人說過這樣的話，是誰呢？已經想不起來了……

「匯森？」

有些焦躁卻真實的呼喚，將他飄忽的靈魂拉回身體裡，回到醫務室裡狹小的病床隔間。過強的冷氣讓他意識到自己的窘境，溼黏的衣物和頭髮還緊貼在身上，四周冰冷的空氣，令他忍不住打了個冷顫。

「趕快擦擦身體吧！這樣會感冒的。」

那個聲音依舊有些不耐煩，卻帶著一股暖意。

襯衫下露出的手臂，在自己的面前來回穿梭晃動著，他只是無言地接過乾淨的毛巾，遵照那聲音的指示動作。

「還在發什麼愣啊！」

線條姣好的雙唇雖然有些囉唆，卻不令人覺得厭煩，同樣被雨水打溼的白皙臉龐和頸項閃爍著淡淡的光澤，讓他不禁看呆了。

「先把溼衣服換下來吧！你的背包裡應該有更換的衣服吧？放在哪了？」

比自己纖細很多的身影，正慌亂地翻著自己的背包，這時候他才發現，對方其實也是一身狼狽，卻依舊為自己憂心。

「喂！匯森？別發呆了，快點把衣服脫下來，會感冒喔！」

感覺有點吵，在那一瞬間，他想要堵住那雙唇，換得自己片刻的寧靜。

但理智制止了這狂暴的念頭，因為他從來就不允許自己犯錯，不在別人面前失控。

「別拖拖拉拉的了，快點。」

又開始囉唆了……

但忙碌的不只泛著水光的雙唇，衛可風修長的手指沒有耐性地竄到眼前，撥開他不知所措的手，有些笨拙地抓著他身上已溼透的T恤，稍嫌粗魯地一口氣從頭頂剝除。

直接暴露在冷空氣下的皮膚起了雞皮疙瘩，但乾爽的白色被單直接覆蓋在赤裸肌膚上的觸感，卻輕柔得令人陶醉。

對於周遭的一切只感覺到恍惚，看來徹底崩潰之後的自己，似乎還沒有完整的復原能力。

「匯森……」

為什麼要一直呼喚他，把他帶回痛苦的現實？

徐匯森疑惑地低下頭，看著仰望自己的臉龐，然而，還來不及看清楚對方臉上的表情，自己一直用來觀看世界的玻璃鏡片，突然被抽離開來。

「醫生？」

以詢問的口氣要求對方解釋這個舉動，卻沒有得到回應。在一片矇矓之中，他只能感覺到對方的指尖停留在自己身上。

「真是個愚蠢的小鬼……」

冰涼的指尖輕觸著他的下顎、臉龐，甚至滑過他的眼前，睫毛受到輕柔的刺激，產生了輕微的搔癢感。

「竟然把自己搞成這樣，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……」

手指的觸感來到他的唇邊，有些粗糙的指腹沿著唇瓣輕輕摩擦，帶來一絲詭異的顫動，卻不讓人討厭，反而有種麻痹般的沉淪。

但在下一刻，更炙熱卻柔軟的觸感侵上自己的唇，淡淡的煙草味，讓他剎那間回到現實。

「醫生？」

在兩人交疊的唇間縫隙中，所擠出的問句依舊沒有回應，只換來唇瓣上更強力的傾軋，陌生的灼熱感席捲自己的唇舌，翻攬著他的知覺。

這樣顛覆所有思緒的侵襲，讓他感到莫名的恐懼，立刻伸手推開那纖細的身軀，不解地望著對方。

但是依舊模糊的視線，讓他始終無法看清衛可風的表情，也無從得知他的想法。

「醫生？你在……做什麼？」

停止侵襲自己的唇似乎淡淡地笑了，湊近他的鼻尖，溫柔地磨蹭著，這樣令人沉溺的感覺，更讓他不安起來。

「你還不懂嗎？」

與身體熱度開始漸漸接近的手指與雙唇，在他身上緩緩游移，充滿蠱惑意味的嗓音，卻說出他無法理解的話語。

「我是在誘惑你啊……」

細瘦的手臂按上他的肩，他任由對方將自己推倒在綠色床墊上，看著對方跨上自己的雙腿。

「讓我來安慰你……讓我來幫你忘記那些痛苦的事情……」

還是看不見衛可風的表情，但他也不想抗拒了，只是漠然地感受曾經壓制自己的唇瓣吸吮著他的胸口，蔓延至平坦的腹部，隔著已被雨水浸溼的運動褲，挑撥他的慾望。

「你好像也滿想要的喔！」

從他身上抬起的魅惑臉龐，雖然有些模糊，卻顯得格外艷麗。

不知道自己的身體為什麼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會感到愉悅，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對同樣身為男性的衛可風產生情慾，他再也不想思考了，反正，現在的他已經沒有什麼好執著，也沒有什麼值得他堅持的了。

「醫生……」只是，對於事情演變成眼前的狀況，他還是不得不感到疑惑。「為什麼？為什麼要這麼做？」

那雙唇依舊沒有給他確切的答案，只是，繼續實現之前的承諾，開始取悅他。